

THE ROOF
OF THE WORLD

去世界的 屋脊

●
卢一萍

在世界最高处，
检视灵魂的轻与重，
生命的存与亡，
走进世界荒境，
走出人生荒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去世界的屋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世世界的屋脊 / 卢一萍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6346-4

I. ①去… II. ①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4031号

书 名 去世世界的屋脊

著 者 卢一萍

责任编辑 郝鹏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46-4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帕米尔：天下扣结 001

chapter 2

前往乔戈里峰 031

chapter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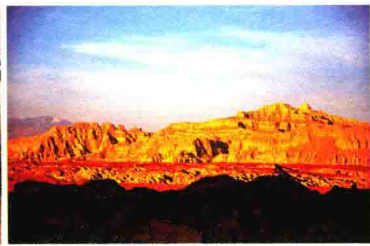
喀喇昆仑大荒 081

chapter 4

无限风光在险峰 097



chapter 5	
在危险而冰冷的高度	 123
chapter 6	
神圣的居所	 155
chapter 7	
艰险与绝美同在	 179
chapter 8	
走进精神王国	 197
chapter 9	
光明的苦难	 227





chapter 1

帕米尔：天下扣结

1. 故乡是一种疾患

前往帕米尔高原的班车都要在乌帕尔乡停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吃饭，那里用红柳枝串成的烤肉格外香，带着帕米尔高原牧草的味道；即使在羊肉汤里，也能喝出帕米尔冰雪融水的甘冽；那些油腻腻的白杨木桌子上总会有啃得过于干净的羊骨头。店主的女儿羊油一样的肤色，帕米尔雪水擦洗过的眼眸那么黑亮，一旦上了高原，都只能化作思念。那个乡街的十字路口，一直弥漫着烟火气。毛驴车在田野间缓缓而行，麻雀在高高的白杨间飞来飞去，鸽哨从天空滑过。一到春天，梨花开放的时候，塔克拉玛干的沙尘就会抹去蔚蓝的天空。

这里，就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故乡。

这一点，当地的乡亲都知道，并以他为豪。但他祖父位于乌帕尔附近的宫邸早已湮没无影，数百年前的一切都已化作尘土，养育万千平凡的植物。他只是一个传说。直到考古学家在一座墓室的屋檐上，发现了十一世纪的阿拉伯文



> 羞涩的维吾尔少女 段离摄

字和图案，才知道他确实安息在这里。

至此，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乌帕尔已默默安睡了近千年时光。他那双踏遍中亚大地，远行到阿拉伯半岛的脚早就停止了行走。他躺在故乡盐碱量很重的干燥泥土下，任凭大地的表面阳光普照或落满积雪。他躺下之前，用尽平生之力吸进的最后一口故乡的干燥空气，一直留在肺腑，那是他携带的唯一行李。

远处就是帕米尔高原，它钢蓝色的山体 and 圣洁的雪山是这位伟大行者栖息之地的背景，他走过那条通往远处的草原、河流、沙漠和纷乱的道路。从那高原奔流而下的河水从他身边流过——那水流越来越细，越来越微弱——那河水浇灌了绿洲，自己只剩下了宽阔的、遍布灰色石头的河床。他少年时期，一定对那高耸的冰山充满想象，后来，雪山的光芒无数次照耀过他旅途中的梦境。当他回到这里，他一定无数次登上这个光秃秃的山冈，遥望那一列白色高墙似的群山。冬天，看积雪把它们覆盖，夏天，凝视雪山顶上的水汽化作云岚。

现在，他的麻扎（坟墓）有些清冷，十几棵白杨略显枯寒，耐旱植物稀稀拉拉。围着圣人墓的众多麻扎杂乱无序，使这里显得更为荒凉。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父亲侯赛因曾任巴儿思罕的汗，其家族隶属喀喇汗国的王室，这使他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并随父游历了中亚诸国。他而立之年遭遇的一场宫廷政变使整个家族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他幸免于难。公元1058年，他逃出喀什噶尔，从此背井离乡，开始了他的“行者”生涯。

苦难唤醒了他的学识，把他引上了一条不朽之路。这个落难的贵族子弟凭着渊博的知识，为自己的流浪赋予了尽可能宏大的目标。他开始用足迹去发现真知。他翻越天山，在西域的河流——伊犁河、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牧场、荒原、戈壁、高山之间流浪，从事着一项谦逊的工作，那就是收集和考察这些部落的语言。对于许多部落而言，他们的语言在说出时就意味着消亡。他要让这些语言永生。他走遍这广阔的大地之后，随丝绸商人来到了巴格达，在出身于喀喇汗王族塞尔柱苏丹国王后托尔坎哈敦的帮助下，定居下来，潜心写作他的《突厥语大词典》。

在与喀什噶尔有着同样气息的文明古城巴格达，他听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不朽的涛声，呕心沥血，倾其才华和学识，在1074年2月10日，用阿拉伯文完成了《突厥语大词典》这部辉煌巨著。书中汇集了7500条词条，为了诠释突厥语词的意义，书中还引用了突厥语文学的片段242节、谚语200言。不仅对研究新疆和中亚的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为研究突厥语诸部族的历史、地理、物产和民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被称作“突厥民族的百科全书”。

麻赫默德经过多次修改，将书稿献给了哈里发奥布尔卡西姆·阿布杜拉陛下。他在阿拉伯的阳光里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感谢真主的宽容使他写成了此书。无边的黄沙和翡翠般的绿洲使他如此思念故乡，他遥望东方，希望在缥缈的白云间望见帕米尔雪山的影子。

对游子来说，故乡是一种疾患。他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乡的长旅。

他走了多久时间才回到故乡，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在帕米尔高原的雪山间跋涉过。可能是过惯了清静的生活，他在乌帕尔阿孜克村结庐为舍，做了一名乡村教师。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来自哪里、他以前做过什么。那部伟大的著作似乎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故乡是一种疾患。但这里的一口混杂着尘沙的空气、一枚白杨树的落叶、一声毛驴难听的嘶鸣就可以治愈。



> 《突厥语大词典》封面

2. 别处的过客

车一进入帕米尔苍黑的山体，满载着冰雪的山峰就会猛地耸立在你面前，令人惊诧不已。拔地而起的公格尔山和公格尔九别峰挨得那么近，像一对姐妹携手而立。抬起头来，但见断崖孤壁，如凌空危垒，只有一线碧空，感觉天柱将倾。云在半山升腾，弥漫，缭绕，成丝，成缕，如烟一般沿着陡峭的山崖，融进亘古积雪，然后又从积雪里飘升到幽蓝的苍穹。

盖孜河越来越窄，从上百米的宽度猛然收缩为十几米、几米——甚至好多地方不足一米，河水撞击着岩石，寻找激情的出口。高峡中的河流用时间和耐心硬在公格尔山和公格尔九别峰之间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劈削琢磨出了自己

的通道，使自己得以飞流直下。如在夏季，那巨大的轰鸣声如不绝于耳的惊雷，先从天空碾过，再隆隆碾过峡谷。

这就是《新唐书·西域传》中的剑末谷，现在人们把它叫作老虎口。这两种称呼都形象而生动，剑末为刃，虎口为食，人行其中，都极其危险。而这里，就是帕米尔的西南门户，古丝绸之路出塔里木盆地前往费尔干纳盆地以至更远的欧洲的咽喉，逾越这天险之前，是坦坦荡荡的大陆；逾越之后，则是地沃物丰的大地。

过去这里是没有路的，古人在峭壁上打凿出一个个方孔，再插进方子木，木头上铺木板土石，修成了葱岭栈道。如今，在那高悬头顶的绝壁上，还可以看见一溜溜方孔，偶尔还可以见到一截枯朽的木头。那些方孔如历史老人的嘴，诉说着行旅和驼队惊险绝伦的往事。

路继续盘旋而上。大约到了海拔 3500 米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两家柯尔克孜牧民，两顶帐篷，几件用石头垒起来的低矮的“地窝子”，两缕蓝色的牛粪烟，站在乱石之间的妇女和孩子，一条对着汽车狂吠的狗，一群枯槁的羊，两峰神色忧伤的骆驼，几匹疲惫的马……这些都像是从岩石间突然冒出来的，像是岩石的精灵在一瞬间的幻化。

雪线很低，冰川很近。两座高山几乎全由岩石和冰雪构成。从峡谷攀登上来，便是布伦口。天地豁然开朗，回过头去，公格尔和公格尔九别两座山峰如两扇即将关闭的门，巍然峙立。好像在说，进来了，就不能轻易出去。峡谷上面就是一片宽阔的水泽，其仍属盖孜河段，因为山峡太窄，夏季水流不畅，在这里被阻滞成湖。河洲一片绿草，羊群蠕动，骏马伫立，颇有生机。极目四望，群山连绵，重峦叠嶂，山势凌厉。布伦口是个大风口，大风遇到北面的山峦，裹挟的泥沙降落下来，堆积在峰峦坡谷之间，一片银白，远看像从蓝天里缓缓流泻下来的天河，让你感到它还带着水雾、带着飞沫，真切得使你以为那是盖

孜河的源头。

第一次站在高原上，我就觉得它是熟悉的。我好像来过这里，我似乎想念过它。

我认识到，这是一片从没停止过思考的高原。的确，它思想的光辉一直照耀着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的中亚大地（此范围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划定）。

重返高原之前，我已去过阿里和喀喇昆仑。如果阿里属于至纯之境，喀喇昆仑属于大荒之地，那么，帕米尔就是宁静之所。当然，三者都有一种静：阿里是神居之地的那种带着肃穆和神圣意味的静；喀喇昆仑的静则带着死亡之域的那种荒凉和恐怖的气息；帕米尔的静是陷在千年往事里不能自拔的孤独。这种孤独的静带着创始之初的氛围。

这里的每块石头、每星牧草、每片青稞地、每间低矮的“蓝盖力”（冬窝子）、每只降生的羔羊、每个月夜、每阵风、每缕阳光，都已超越了其自身的意义，闪耀着孤寂的亮光。

在某个你难以觉察的瞬间，它已让你心系于此，让你感觉，因了这高原，你将永远是别处的过客。

3. 爱人是自己的镜子

它蹲伏在那里，如捕食的猎豹，成为威严的象征。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可亲近，又最为雄伟壮美的雪山。

而它仅仅蹲伏在那里，我无法想象它站起来时的身姿。

当我向它走去，我的呼吸常常会在喉咙里停滞，内心默然呼唤：“慕士

塔格……”

世界屋脊群山开始的地方就显得气势非凡，慕士塔格无疑最为优秀。它高居众山之上，带着干达克尔山、孜尔孜尼东山、喀拉拜牧热克山、皮勒山、阿尔孜山和热斯卡木山等几十座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雪山，卓然而立——它们几乎没有雪线，也没有其他平凡山峦的支撑，从河川处就晶莹剔透起来。挺拔、秀美、灵动，持有昆仑这一山系举世无双的崇高荣誉。

萨雷阔勒则卑微得多，虽与昆仑结伴而行，却没有沾上什么荣耀，所以显得谦卑和气。夏季只有山顶处才有菲薄的积雪，其他地方则生长着零星的牧草，供羊群在它上面任意游荡。山与人一样，也有各自的命运。它就被命运安排来衬托昆仑的磅礴的，它土头土脑的身影距圣洁的慕士塔格很近，这使它更像一个大人物身边的奴仆。

公路傍着萨雷阔勒岭而行。记得我第一次上来时，车走着，停住了，一个



塔吉克乡亲下了车，洒脱地朝我们弹了弹指头，算是祝我们走好，自己却到了路边一块草地上躺下来，伸展开四肢，把帽子往脸上一扣，悠闲自得地在阳光里睡着了。可能是那车让他坐着太累吧，他要歇息一下，然后再往家里走。从那以后，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想起他，总要往那块草坪望过去，看他是不是仍然躺在那里酣睡。

在离慕士塔格越来越远的时候，空气潮湿起来，隐隐听到了喀拉库力湖的水声，还有水鸟的鸣叫。

彼此相距不远的慕士塔格、公格尔、公格尔九别三座冰山，构成了帕米尔高原的极高峰。自 1980 年对外开放以来，已成为高山旅游探险的最热点。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家和观光旅游者络绎不绝。

对任何一个旅行者而言，这湖都是大自然给予的意外的恩赐。

它像是为慕士塔格专门备下的一面穿衣镜。这座伟岸的山从头至脚全部能在湖里照映。这个风流的冰山父亲，看来很注重仪表，白袍上不能有一点污渍，褐色的裤子要一直保持整洁，每一道褶皱都不是随意熨烫的。

只有爱人是自己的镜子，从爱人那里不但能照见自己的外貌，还能照见自己的内心。

与慕士塔格峰相互映照的喀拉库力湖，成为当地的谚语：“慕士塔格峰有多高，喀拉库力湖就有多深。”

喀拉库力湖的水面海拔 3500 米。《玄奘传》曾描绘过它：“中有大池，东西三百里，南北五十余里，处赡部洲（佛经所说的四大洲之一，其余为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中，地势高隆，瞻之潋潋，目所不能极。”

我看到的喀拉库力湖虽没有书中所述辽阔，但的确是一座令人惊喜的高原湖。如果乘车，无论是从喀什出发上高原，还是从塔什库尔干返回绿洲，都在中午左右经过这里。那时，天空幽深蔚蓝，洁净得丝云不染，雪山连绵逶迤，



> 亘古以来，慕士塔格峰和喀拉库力湖就这样紧紧依偎，在彼此的光芒里相互映现 见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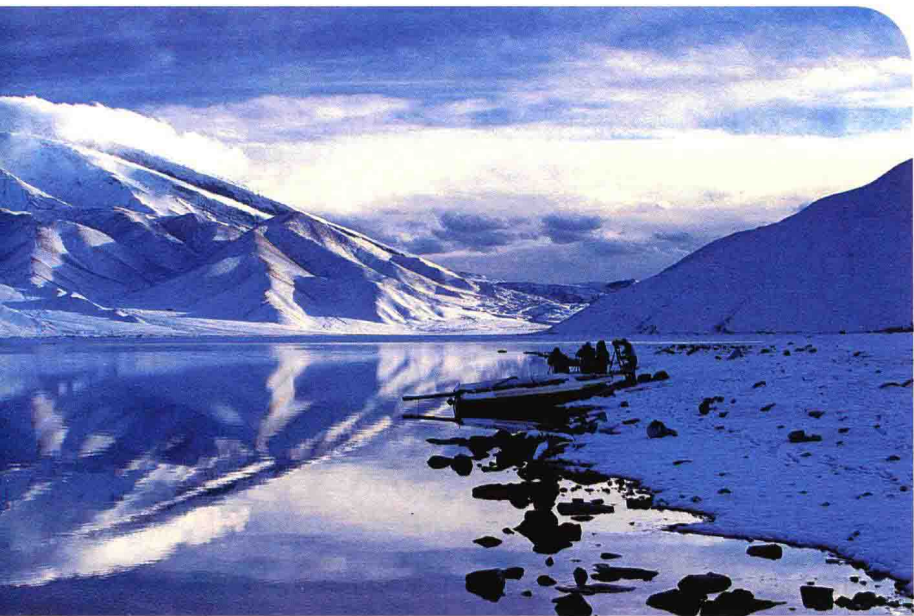
湖水黛黑，湖山映照，天地宁静。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就从湖畔经过。千百年间，不知多少驮畜和商旅将其视为天赐甘霖，他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到此终于可以一洗疲惫的身心。

我在一位塔吉克老牧人那里听到过传说，而慕士塔格只是这个故事的载体。

相传在几千年之前，慕士塔格山顶上不是现在这样被冰雪覆盖着，而是一个森林葱郁、流水蜿蜒、百花争艳、专供神仙栖居的地方。但山脚下的塔阿尔马却十分荒凉。有个长相英俊的青年，爱上了一个名叫古丽夏蒂的姑娘。古丽夏蒂想把塔阿尔马也变成鲜花盛开的地方。所以，当小伙子向她求爱时，她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小伙子登上慕士塔格峰顶，到仙苑去采来神花，种在塔阿尔马的荒原上，当这里开满鲜花时，她就嫁给他。

为了爱情，小伙子带上干粮和短剑出发了，经历了种种危险之后，他摘下了仙苑中最美的两朵花。正准备离开时，他被守护仙苑的仙女发现。仙女让恶



鬼前来擒拿他，小伙子杀死了恶鬼，仙女亲自来战，杀到半夜，小伙子累得昏了过去，仙女却没有杀他。他醒来后，向仙女讲述了盗花的原因。仙女深受感动，让他带走了仙花。小伙子将花种在荒原上，塔阿尔马立刻变成了花园，他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而那位善良的仙女却被囚禁在山顶上，失去了自由，不停地流着泪。为了人间的幸福，她右眼流的是欢乐的泪水，这些泪水化作清泉，浇灌着山下的草原和绿洲；因为失去了自由，她的左眼流出的是悲伤的泪水，这些泪水化作千年不化的冰雪，覆盖着慕士塔格的峰顶。

听完这个故事，毡帐里一片沉默，良久，才有人问：“那么，喀拉库力湖呢？”

老人沉吟良久，缓缓答道：“它么，它是那仙女的心，仙女虽然老了，但她对塔吉克人慈爱的心却永远年轻，像水一样，永不会老……”

慕士塔格的雪光融成一股暖意，温暖着每个接近他的人。湖的波光反射到他身上，白亮的光波不停地闪烁着。

就这样容易地接近了这座冰山。抬头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冰雪一年又一年堆积时留下的纹路，那纹路与树纹一样清晰。可以看见雪岩冰崖，可以看见它在阳光照耀下升腾起的缕缕水雾，它反射到天空中的光正把天上的云彩照得透亮。

在喀拉库力湖西岸可以看见千姿百态的冰川奇观。慕士塔格冰雪厚度 50 至 70 米，冰川覆盖面积达 200 多平方公里，平均厚度在 300 米左右，有些冰川一直俯冲到了海拔 3900 米的地方。由于这里地势高拔，气流容易侵入，一年四季大雪不断。这些雪常年积累，在压力作用下，形成了巨大的冰盖，把整个山峰严严实实地覆盖住了。

这些冰川似乎伸手可及，我曾到过海拔 6000 米左右的地方。那里虽仅是万丈冰川的舌部，但已气势恢宏。这些纵横于山壑间的 20 条冰川，像一条条无声的瀑布，流泻在 300 余平方公里的山体上。即使“百里烟尘一壶收”（周涛诗）的黄河壶口也没有如此的声威。

白云俯身可掬，喀拉库力湖水显得更为黛黑，羊群和毡帐星星点点，如缀在湖岸的花朵，银链般的康西瓦河九曲十八弯，悠然汇入盖孜河。南边的塔什库尔干河则闪着光，奔腾着，汇入叶尔羌河。四周耸立着难以计数的大小高低不等的冰峰，近处的高数十上百米，远处的高达几百米。一座座银雕玉塑，在阳光中闪着奇异的蓝光。

正值炎夏，冰川消融，大大小小的水流在冰缝间淙淙流淌。一尘不染的水，流淌在透着莹莹蓝光的冰上，你无法想象它是何等纯洁。

我们顺着一条冰上的小河向上攀登，看见了一大片如林似塔的冰峰，它们或如倚天长剑，寒光闪烁；或如银色城堡，晶莹富丽。低洼处有幽深的冰洞，可容六七十人于内，门口冰柱为帘，洞内光线幽蓝，寒意萧瑟；有些地方可见宽达数米的冰缝，深不见底，推下一块冰，很久才能听见响声；有些地方，外